

# 『甬上耆舊詩』編著考

林 宏 作

## 序 言

『文淵閣四庫全書』集部八總集類收『甬上耆舊詩』三十卷、題「監察御史胡文學編」。『提要』云、「國朝胡文學輯、而其友人李鄴嗣為之敘傳者也。」

又云、

「鄴嗣嘗撰甬上耆舊傳、紀其鄉先哲行事頗詳。文學因即其傳中之人搜錄遺詩、論定編次、而各以原傳系之。<sup>(1)</sup>是前有胡文學輯詩之舉、而李鄴嗣為之敘傳者乎。抑胡文學之輯詩即以李鄴嗣『耆舊傳』為本、而搜錄傳中之人遺詩所成者乎。『提要』所述、前後不一、何是非、實有討探之必要。抑有進者、通讀三十卷全篇、則傳中所述與選錄詩篇、無論篇數或詩中逸事、皆若合符節、息息相關。況所錄李氏宗族遺詩、皆署「先……處士」·「先……先生」、此非胡文學所能書題者。是『傳』與『詩』應出同一人之手、蓋無可或疑也。要之、敘傳者既

為李鄴嗣，則詩之選錄者亦為李鄴嗣。其署「胡文學輯」者，蓋非其實矣。

前撰「陳沂及其憶昔四首」，嘗據楊鍾義「雪橋詩話」，致疑甬上耆舊詩·傳皆出李鄴嗣之手。<sup>(9)</sup>當時限於主題，未遑深論。其後忙於他務，無暇再及。匆匆數年，轉瞬易逝，而耆舊詩·傳之編著問題始終縈繞於胸中，未嘗或忘。今（二〇〇八年）春以來，重讀該書，並收集李鄴嗣及其有關之資料，益信前所致疑者自可成立，遽思考訂辯疑，了却三百年來一段公案，而為讀誦『甬上耆舊詩』者提供編者之確切名姓，此者斯文之所由作也矣。

又甬上耆舊詩之集實出李鄴嗣之手，溯源其說，蓋始於黃宗羲（一六一〇—一六九五）『李杲堂（鄴嗣）先生墓誌銘』。其言曰、

「先生愍郡中文獻零落，做遺山（元好問）『中州集』例，以詩為經，以傳為緯，集甬上耆舊詩，搜尋殘帙，心力俱枯。其布衣孤賤，尤所惋惜，婉轉屬人，則頓首丁寧，使其感動，奪之鼠塵積筐錫笛之下，以發其光彩。若片紙未出，先生自比長吉（李賀）の中表，凜乎有不祥之懼焉。」<sup>(3)</sup>

李鄴嗣嘗問作文法於黃宗羲，不肯執弟子禮，而詩文酬唱，過從甚密，誼在師友之間。『墓銘』又應鄴嗣之子李暉·長婿萬斯備之請所作，蓋可視為信實。要之，『甬上耆舊詩』之編纂，襄助者固有其人，然以詩為經，以傳為緯，則李鄴嗣竭盡心力之所成，蓋無可或疑矣。四庫全書修纂之際，或未及一見黃宗羲所撰『墓誌銘』，致生無端紛歧。或其所據刊本逕已題署「胡文學輯」，而四庫館臣依樣鈔繕，而未及校鈔深考者乎。

案「甬上耆舊詩」，先有二六七五年胡文學刊本，<sup>(4)</sup>其後又有康熙四十九年（一七一〇）金南鏡刊本，<sup>(5)</sup>皆無眼福一見，其尚在人間與否，亦不得而知。自『四庫全書珍本』（第六集）之發行及『四庫全書』之景印，<sup>(6)</sup>文淵閣本『甬上耆舊詩』不啻化身百千，流傳海內外，而胡文學編著其書之說，遂更膾炙人口，而真象龜晦，貽誤後學可謂甚矣。今茲不再為之一辯，遷延時日，更將紛紜，蓋斯文之作，又有不得已者在焉。

今以『甬上耆舊詩』及李鄴嗣其他著作、分章論述敘傳·錄詩皆出李鄴嗣之手、旁及黃宗羲·全祖望等之言辭以為佐證、並以胡文學與李鄴嗣之交情、討探耆舊詩·傳之纂修與梓行之真象、三百年來之雲霧得以揭開、而『甬上耆舊詩』之編著能有確切之解明、是所至望焉。

(一)

李鄴嗣、原名文胤、字鄴嗣、以字行、又字森亭、別號臬堂、鄞人。鄞之西南有四明山、東北有甬江、是亦自署四明·甬上、其地一也。生於明天啓壬戌(一六二二年)四月二日、卒於清康熙庚申(一六八〇)十一月八日、得年五十九。其大節卓行略見於黃宗羲『李臬堂先生墓誌銘』、傳略事跡則見全祖望『東洲遺老李鄴嗣傳』<sup>(8)</sup>及『李臬堂先生軼事狀』<sup>(9)</sup>。著有『西京節義傳』·『臬堂詩文鈔』、都凡十七種、參見馮貞群『臬堂著述攷』<sup>(10)</sup>、茲不具敘。

李鄴嗣念里中文獻將墜、而先賢文章散佚、不忍坐視金石之聲盡淪草莽、遂與同郡至交高宇泰期各撰書、輯所未備。宇泰做郡乘、發凡不遺、徧行故里、曲巷閒坊、有見即書、一祠一梁。惜乎未能卒業、而長寢事訖。鄴嗣則傳先賢、併錄其遺草、走訪故家、殘箱敝篋、有見即書、一篇一什、五年而成敘傳。以史為綱、以詩為目、而一代人物賴以不墜、所謂「詩亡然後春秋作」、詩之與史、相為表裏者也。<sup>(11)</sup>此者甬上耆舊詩·傳之所由作、蓋與黃宗羲『姚江逸詩』、皆本乎元遺山『中州集』、而同其旨意者也。甬上文獻之重輯、前輩遺詩偏為作傳、其功偉矣。而表彙題梓、晦冥賴以重光、粉社風流、更藉以長存於天地之間矣。

李鄴嗣之敘傳·錄詩、襄助者固有其人、若萬允誠之共商去取、蔡子佩之共相讎校、蓋其熒熒者。至以文相寄、勉以作史、或蠹臺鼠篇之拾遺、或軼草逸事之尋搜、更是不勝枚舉。然敘其世次、定其品目、考其支派分承、使

各從所類，凡得選家四百三十人，詩三千有奇。<sup>(12)</sup>一鄉之論始定，前輩之人文遂得傳百世而不祧，則李鄴嗣心力之所萃、不屈不撓之所致者也。「千年耆舊詩新出，此地先賢傳併成」<sup>(13)</sup>，書成而益信風流在四明，其言固宜。然自稱「無可開顏使病輕，著書差得慰平生」<sup>(14)</sup>，蓋是李鄴嗣之謙詞。觀其於敘傳之中，屢再言及甬上耆舊詩·傳之編選，不厭其詳，蓋有不能忘懷於胸者在。其非平生得意事，何能臻於此乎。所謂功成意足之情，自亦時時流露於字裏行間者，蓋差近其實矣。

茲請自『甬上耆舊傳』中摘錄數則，略加案語，試為探討，一見李鄴嗣如何自述敘傳與錄詩皆出己手之真象。卷二十一『沈嘉則先生明臣傳』云、

「斯文之事，壇墀久虛，遂使世逾近，而文獻逾失徵，殊足嘆也。梨洲黃先生（宗羲）謂余（李鄴嗣）曰，及今不為采錄，則後此益不可問矣。是皆吾輩之罪也。黃先生遂歸選姚江逸詩，余亦有甬上耆舊詩之選。」

沈明臣有豐對樓遺文四百篇，其族人持獻一當事，竟失於兵火。明臣喜以文寵同輩，及所傳敘先賢行事最詳，然遺文散佚，遂致隆慶·萬曆之事闕焉無徵。文獻失徵，遂使鄉邦人文為之湮沒無聞，豈可等閒視之，「及今不為采錄，則後此益不可問矣。」梨洲之言是矣。其歸而選姚江逸詩，正與李鄴嗣之選甬上耆舊詩同其情又同其理。一言以蔽之，黃·李二人之選詩，旨在不忍坐視桑梓文獻之失徵而已矣。『耆舊傳』卷五『小序』所謂「及余選先輩遺集，上下千百年，因盡名曰甬上耆舊詩，益使後人識此邦二千年人文熾盛」云云，其選詩之開宗明義者也。又『耆舊傳』卷二十九『吳應雷傳』云、「去先生（吳應雷）二十餘年，余（李鄴嗣）始錄甬上耆舊詩。」同卷『全大震傳』亦云、

「及余（李鄴嗣）客白下，寓太常莊漢曉（元宸）先生官舍中，見二何（全大震）數造門。莊先生必為設食，將徹，出袖中一油楮裹其殘炙去，率如是，其客窮至此。相去三十年，余始選甬上耆舊詩。」

吳應雷卒於何年、不得而知。李鄴嗣之客白下、亦不知其為何年之事。是一傳之所述、皆不足以推算『耆舊詩』始錄之年。案李鄴嗣『卓有枚五十序』云、

「忽忽歲時、遂已五十。適念里中文獻多失徵、因作者舊傳十餘卷、併採錄其遺草。」<sup>15</sup>

是李鄴嗣始為甬上詩人敘傳併錄其詩、實在知命之年、即康熙十年辛亥（一六七二）。上溯三十年、則是一六四一年。鄴嗣之客白下、正在弱冠之際可知矣。

五十錄詩之說、尚有其他例証可尋、今試論之。全祖望『胡巖使文學傳』云、

「胡巖使文學、字道南。……詔以四品京卿用、休沐歸里。康熙辛亥、再召以四品祿掌河南道。反至濟上、病作。時已推陞太僕少卿、未上遽歸、家居四年而卒。」<sup>16</sup>

又李鄴嗣『適可軒詩集序』云、

「吾友胡道南先生與余少同研席……及假休沐里門……而先生更愾然謂余曰、郡中先輩文章散佚久矣……當集曰甬上耆舊詩。因盡出所藏先輩行世詩集、復使余徧搜隱佚及未行世遺草……且人各為立傳。」<sup>17</sup>

「休沐」言休息以洗沐也。胡文學休沐歸里之確切年月、今已不可考。然康熙辛亥再召掌河南道以前仍在里中、而反至濟上、病作、雖已推陞太僕少卿、未上遽歸。其後家居四年而卒、則其卒應在康熙十四年乙卯（一六七五）。<sup>18</sup>是胡文學自休沐歸里、除「反至濟上」及自濟上返鄉期間之外、其未嘗離家他往可知矣。

又前引『卓有枚五十序』所謂「遂已五十」後有「後三年而余二書成、凡三十餘卷、此中文獻畧備」云云、則李鄴嗣五十之後三年、即一六七四年『耆舊詩』與『耆舊詩』二書始成、凡三十餘卷。然康熙十四年（一六七五）長至日撰『甬上耆舊詩序』則云、

「集成、凡得選家四百三十人、詩三千有奇、為四十卷。」

是一六七四年以後，又有所增益，而三十餘卷遂成四十卷乎。總而言之，敘傳與錄詩，始於一六七一年，而迄於一六七五年，歷時四載，始成其書，蓋無可或疑者也。

然則其書既成四十卷，而今所行『耆舊詩』惟前三十卷者，何也。案胡文學既與李鄴嗣相論定，「遂以前三十卷先付梓人」，然工甫及半，胡竟仙逝，即三十卷本亦尚未刻成。其子德邁以為先公之業不可中廢，遂梓成前三十卷行世。其間詳情已見李鄴嗣『甬上耆舊詩序』。是胡文學父子所見者皆三十卷本，其欲刊行者亦三十卷本。文學逝後，德邁繼其未完之業而已。『四庫全書提要』所謂「本四十卷，甫授梓，而文學即世，其子德邁因以前三十卷先刊行之」，蓋非其實矣。

若此，則後十卷安在哉。李鄴嗣『侍御陳華庵先生詩序』嘗自言之，其言曰、

「啓禎後詩十卷、尚俟論定、未出。」

既云「集成、為四十卷」、又云後十卷「尚俟論定」、前後不一、其意安在。案後十卷所收、皆為天啓·崇禎以後詩、明清鼎革、士人處境本已艱難、甲申（一六四四）國變之後、行藏去留更形不易、李鄴嗣自有其難言之苦衷、「尚俟論定」蓋是一種託詞。蔣學鏞『續耆舊集題辭』云、

「至李隱君杲堂乃會萃諸家、增所未備、做中州集之例、人係以傳、名甬上耆舊集。然杲堂同時諸公以忌諱故、別為十卷、藏於家、久而失去。」<sup>19</sup>

蓋是其實矣。

全祖望（一七〇五—一七五五）之『續甬上耆舊詩』旨在補遺李鄴嗣所缺失之十卷、復念自明季迄其年代又百餘年、不亟為蒐訪、必盡泯沒、乃徧求之里中故家及諸人後嗣、編次收拾、遂令蒼燦碧血、苦蘗貞松、無不湧現鬚眉、呈露芒角、既補李鄴嗣所闕十卷、使成足本、而於近時諸詩人、亦遍索其吟詠述作、點定而論定、書成、

凡一百二十卷。<sup>(20)</sup>李鄴嗣『甬上耆舊詩』佚失後十卷，遂致所傳刊本亦僅三十卷，全相望之續補正可旁証其說矣。

(二)

『甬上耆舊傳』之外，李鄴嗣於其他著述中，亦屢再言及『詩』·『傳』之編著皆出己手一事，益見四庫全書『提要』之未可遽信。今試以卓有枚·萬允誠·胡道南三人為例，一見李鄴嗣如何「夫子自道」其事。李鄴嗣『卓有枚五十序』云、

「忽忽歲時，遂已五十。適念里中文獻多失徵，因作『甬上耆舊傳』十餘卷，併採錄其遺草。晨夕詮次，藉以遣日。友人塘西卓有枚以文贈余，謂余所著當與陳留耆舊·汝南先賢並傳。兼以史事相屬。後三年而余二書成，凡三十餘卷。此中文獻略備。」<sup>(21)</sup>

此文所述，又略見於『卓有枚墓誌銘』<sup>(22)</sup>，可互參看。卓有枚，杭州塘西里卓爾康（字去病）之少子。生有異稟，其父比諸枚臯，因名曰人臯，字有枚。卓爾康志潔、識堅、風骨孤峭側出，無所附麗，以通經汲古為其學，以致君澤民為其志，貌然書生，講求國家兵農禮樂要務。有『易說』五十卷·『詩學』四十卷·『春秋辨義』四十卷·『河渠議』十篇。卒於崇禎甲申（一六四四年）十一月，年七十又五。後九年（一六五三年），其子人臯始彙其全集，鏤板行世，而虞山友人錢謙益為之序。<sup>(23)</sup>

卓爾康悉以所疏解經義及他言防邊治河賦役諸書日與有枚相指授，有枚遂得盡傳家學。爾康卒後，錢謙益一見有枚，極喜，謂故人有子。因與迦文章宗派，及作者大義，務合于法，以是有枚能治古文詞。<sup>(24)</sup>

有枚性樂交四方奇士，李鄴嗣則自二十七歲以後即閉門與當世相隔，二人敘交始於何時，今已不得而知。然李鄴嗣年五十（一六七一年）初撰『甬上耆舊傳』，有枚即贈文鄴嗣論所撰述，當與陳留耆舊·汝南先賢並傳、又

屬以史事相勉。李鄴嗣感奮之餘，更有相知之感，而慨然有「今予幸于當吾世，去吾數百里，而傳有一有枚知我。其人即不相識，其相合已深」<sup>(25)</sup>之言葉。

作者難、知者益難。李鄴嗣之深契於卓有枚者，誠以有枚深知其撰述「詩」·「傳」之旨意。李鄴嗣「宋母某太夫人五十序」中所謂「余近撰甬上耆舊傳，併定其詩。（董）異子（道權）為有枚言，有枚因以文相寄，勉以作史，其辭簡雅有體，是有枚能知余也」<sup>(26)</sup>是矣。而李鄴嗣自身之於甬上耆舊，又有萬允誠所謂「已等諸日月不刊之書」之抱負與期待<sup>(27)</sup>，更是不待多言者矣。惜乎四庫館臣未能一見及此，致生無端紛爭。

卓有枚少李鄴嗣三歲，享年五十有四，則其卒應在戊午之年（一六七八）。有枚嘗相期一過湖州河訪李鄴嗣而未果，及其卒，鄴嗣銘其墓曰、

「後千歲望一人知我者，今則同一世也。遠萬里望一人知我者，今則間一江也。慕其文者不必慕其衣冠杖履也。愛其人者不必愛其音咳狀貌也。」

悲哉。間一江而不得一執手一望見風貌、讀之、令人浩歎久之。

其次請述萬允誠。李鄴嗣「御李集序」云、

「適余撰甬上耆舊傳，併錄其詩。惟與允誠相商。謂持一徵啓，傳諸國中，漫求之，人亦漫應之，先輩遺詩終不出，不如因人而隨索其詩。」

是薦紳家藏草，至布衣隱軼，即蝨碎鼠殘皆所在搜錄。若吳鼓和（應雷）詩，因允誠常宿東臯錢氏而發現。葉鄭朗（太叔）未刻詩一卷，俱老筆橫絕一時，亦允誠買舟往櫟社所得。復於村中得李孝謙（本）「中林集」、李鄴嗣苦覓其稿未得、為之驚喜。其他屬人覓金白雲（華）·胡百藥（一桂）·吳笨子（士璋）諸老詩，李鄴嗣為拜、萬允誠亦從拜。故李鄴嗣自稱「甬上耆舊詩·傳之編撰」人知余表彰先輩，不知得允誠相助之力多矣。<sup>(28)</sup>誠是由衷

之言也。

李鄴嗣與允誠父萬泰為忘年之交，以詩文道義相切劘。然鄴嗣行藏語默，奉萬泰為模楷，雖友而實師之。萬泰（一五九八—一六五七），字履安，晚年自號悔菴。本定遠人，徙於鄞。先世俱為將，以忠義世其家。至萬泰始以文章名世，應制舉，善激揚士類，有盛名。<sup>(29)</sup>著有『續騷堂集』<sup>(30)</sup>。有丈夫子八人，斯年·斯程·斯禎·斯昌·斯選·斯大·斯備·斯同，並稱令器，有「八龍」之稱。其第七子斯備，字允誠，一字又菴。萬氏兄弟既傳家學，復從姚江黃宗羲，以父黨執經，得聞戡山劉宗周之學。允誠工詩，五律尤精警，搜討意匠，蘇理血脈，一字一句無不雕磨，有『深省堂集』<sup>(31)</sup>。又善書，兼精篆刻。書法深得萬泰之傳，戈畫俱有法。<sup>(32)</sup>

允誠娶李鄴嗣長女，因問業於鄴嗣，並從之論詩，听夕互相唱和。二人既是翁婿，又是師生，更有世交之誼，關係之深厚，蓋可想見。鄴嗣有詩三三千首，允誠嘗手鈔至數過，又書錄鄴嗣『賣文艸』<sup>(33)</sup>，別成一帙。鄴嗣輯『甬上耆舊詩』，允誠助之搜輯，走訪不遺日，上述吳鼓和諸人之外，又見吳商浩詩中有「分明更想殘宵夢，故國依然在甬東」，則商浩定為甬上之人，因得入錄賀知章之後，所得為多矣。鄴嗣嘗稱「允誠事余若師，余得允誠，若得一益友。允誠從余居二十餘年，未嘗有間言有忤色。允誠偶出門，余若失左右手」<sup>(34)</sup>。蓋是肺腑之言也。

其三講述胡道南。胡文學，字道南，一字覺老。少貧力學，能以肝胆待朋友。與李鄴嗣束髮同研席，其後出處不同。道南以順治壬辰（一六五二年）進士起家，授真定推官，擢為監察御史，出按兩淮鹽漕。捐俸置安定書院，昌明文昭之學。其詩空微雋永，雅工艷體，有『適可軒詩集』，李鄴嗣為之序。

李鄴嗣則二十七歲以後即棄其諸生，絕意人世，杜門不出，日惟著書。康熙戊午（一六七八年）浙之大吏皆欲以之應詞科之荐，以死力辭。黃容『明遺民錄』卷六為之敘傳，全祖望稱為「東洲遺老」，蓋可想見其人。萬斯同有史館之招，李鄴嗣送之，而有「鄭次都（敬）能招郅君章（惲）同隱弋陽山中，不能禁其喟然而別，從此出

處之事、且有操之者<sup>(35)</sup>之歎、斯同因之終身不受館職。斯同既秉承家學、又是梨洲入室弟子、深悉戴山之學、是於出處進退、更能深契鄴嗣之風範者也。

胡道南既以進士起家、其出處自與鄴嗣迥然有異。康熙辛亥（一六七一年）道南奉旨再召、中途告病、停舟濟上、終以返鄉家居、其『望闕志感』詩云、

「一身許國謝菰蒲、回首春明夢有無。

聖主恩猶念犬馬、微臣歸不為鱸魚。

雲生御苑星河闊、月冷荒篷泰岱孤。

遙望齊州烟九點、瓊臺金闕轉模糊。<sup>(36)</sup>」

病中猶自不忘九重金闕、一意感念聖主餘恩、道南於出處之心情蓋可想見。然則「使其同心、無間爾汝。不妨二人、或出或處。」胡·李二人之交情友誼、自束髮以至老死、始終不渝者、其在於斯乎。「貧而自高、貴而能敬、」蓋可為二人之其真實寫照矣。是道南內遷、詔以四品京卿用、休沐歸里、「此時相見、月有數日、」笑敘平生、一慰鄴嗣實甚。<sup>(37)</sup>

尤有甚者、胡·李二人皆不忍先輩文章散佚、至使金石之聲盡淪草莽、而以表彰先賢、搜羅其遺草為志。李鄴嗣『甬上耆舊詩序』云、

「因與友人胡道南先生謀、以余所撰甬上耆舊傳為本、凡先賢士大夫名章軼草、有傳有未傳、以至單門處士、蠹囊鼠篇、極目所至、無不走訪。」

期錄遺軼、頗極搜訪、又可見於二人唱和詩中、亟見其心意之所在。李鄴嗣『寬郡中耆舊逸詩四首』其三云、

「突兀文心祇自期、書成不愛世人知。

市中苦覓陳昂句、架上圖逢徐涓詩。

一死一生相嚮笑、身前身後總能奇。

百靈昨夜簾前聚、是寫先生遺草時。<sup>(38)</sup>

道南次其韻曰、

「誰向生前識子期、要從隔世敘相思。

愛奇更負驚人句、嗜古偏尋走甕詞。

餐螿飽魚深可惜、鏤金題玉轉無奇。

昔賢留得靈光在、踏斷荒崖拾得詩。<sup>(39)</sup>」

「重向茂陵求故札、數從漢水問遺詩。」胡·李二人心同意同、旨在必集先賢耆舊、追序其文行。道南因盡出所藏先輩行世詩集。復使鄴嗣偏搜隱佚及未行世遺草、合之單章片什、務相珍重。且人各為立傳、使文行相衡。鄴嗣每成一卷、道南必重為考慎、然後此中之鄉論始定。蓋欲合張時徹撰『郡誌』·『續四明風雅』為一書之意也。<sup>(40)</sup>

「盡出所藏」、或為提供資料、或為共商去取。「重為考慎」、或為讎校、或為提供意見。皆非直接參與編撰之意、而益見「詩」·「傳」皆出李鄴嗣之手。然則李鄴嗣之亟稱胡道南有功於『甬上耆舊詩』者何也。一言以蔽之、「為之開雕」也。李鄴嗣『祭胡侍御文』云、

「余錄同里諸耆舊詩。公（胡道南）見而喜、即授之梨。千年風雅、得公而表。」

又『適可軒詩集序』云、

「方先生集（胡道南『適可軒詩集』）甫成、而已取耆舊詩登於棗梨矣。不亦洋洋大觀哉。」

又『甬上耆舊詩序』云、

「初道南先生既與余相論定，遂以前三十卷先付梓人。工甫及半，而道南云亡，未及觀其書之成。」  
 胡道南遽逝，未及一見其書之成，幸其子德邁以為先公之業不可中廢，遂梓前三十卷行世。其後李鄴嗣復錄『甬上高僧詩』二卷，凡二十一人。德邁又承其父志，為之傾助。胡氏父子俱有功於文獻者也。德邁，字卓人，一字鹿亭。以舉人累官河南道御使、順天府丞。少承膏腴之業，喜讀書，為人和平長厚。傳見全祖望『續甬上耆舊詩集』卷一百七。

(三)

范氏天一閣藏書為李鄴嗣提供諸多資料，有功於甬上耆舊詩·傳之編撰，足堪特筆表彰。今茲另立一章，一見李鄴嗣如何取材天一閣，並從而為耆舊詩之出於李鄴嗣之手獲一旁証焉。李鄴嗣『兵部侍郎范公欽傳』云、  
 「適余選里中耆舊詩，公（范欽）曾孫光燮為余掃（天一）閣，盡開四部書使縱觀。因得鄭榮陽（真）·黃南山（潤玉）·謝廷蘭（瑾）·魏雲松（偁）諸先生集詩錄入選中，俱前此選家所未見者。其有功吾鄉文獻為甚大矣。」<sup>(4)</sup>

案『耆舊詩』卷六選錄魏偁詩、鄭·黃·謝三人詩則見卷四。其『按察使謝先生瑾傳』云、

「近始從范氏天一閣得讀其（謝瑾）『蝸濡集』，于腐題爛句中，時作驚人語。老氣橫厲，方稱其人。若非先輩藏書，則風流盡矣。」

又『訓導魏先生偁傳』云、

「余讀諸家所選雲松詩，意謂先生名重，其妙當不止此。後從范氏天一閣得『雲松詩畧』，始嘆一時名公卿共推重先生為不誣也。」

范欽、字堯卿、一字安卿、號東明、明嘉靖進士、累官兵部右侍郎。性喜購書、於舍中築閣以藏之。閣前有方池半畝、初名寶書閣。因得揭傒斯所書天一池拓本、改名天一、取生水厭火之意、架旁多置英石、云可辟溼。<sup>(42)</sup>盡購海內異本、別為四部、尤喜收注經諸書及先輩詩文集傳世者。歿後、子孫議閣廚鎖鑰、分房掌之、禁以書下閣、封閉甚嚴、故其書久而不散。

癸丑之年（一六七三）、黃宗羲至甬上、范友仲破戒引其登樓、悉發其藏、並取流通未廣者抄為書目。見所著『天一閣藏書記』。<sup>(43)</sup>李鄴嗣之登樓適其選里中耆舊詩之時、即一六七一至一六七五年之間、蓋與黃宗羲相前後也。

黃·李登樓之後百年、遂有四庫全書之纂修、天一閣之藏書更為世所重。王先謙『東華續錄』卷三十、記乾隆三十九年（一七七四）五月丁未上諭、

「浙江甯波府范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、因加恩賞給『古今圖書集成』一部、以示嘉獎。聞其家藏書處、曰天一閣、純用甄甃、不畏火燭。自前明相傳至今、並無損壞、其法甚精。著傳諭寅著、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若何、是否專用甄石、不用木植、並其書架款式若何、詳細詢察、燙成準樣、開明丈尺呈覽。」<sup>(44)</sup>

寅著奉諭詢察後覆奏、並將天一閣建築制式及書架造作規制皆具樣呈覽。乾隆即倣其式、詔建七閣、以供庋藏『四庫全書』。文淵閣閣三重、外觀若兩、上下各六楹、層階兩折而上、瓦青綠色、閣前甃方池、左右列植松檜、閣後疊石為山、其仿范氏天一閣式樣營建、實是明眼易見。唯壯麗堂皇、雄視天下之勢、蓋非民間所能有。天一閣藏書固大有造於『四庫全書』之完成、而其構築營造更為藏書樓之模楷、並可傳之久遠者也。

近代以後、天一閣因扁鐫稍疏、日有散亡。清光緒間錢恂為編書目、與嘉慶時阮元命范氏所編『天一閣書目』相較、已十不存一矣。新中國成立、天一閣即為政府接管、成為重點支持之樣板單位、旅遊滬寧杭者必須一到之地也。<sup>(46)</sup>天一閣自嘉靖至今猶存、蓋非易易。或以「消極之禁遏政策」為說、<sup>(47)</sup>固有其理、蓋以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

之「不私其藏」而論<sup>(48)</sup>，天一閣確有「徒充笥篋」之失，不能廣為嘉惠士林，然綿延四百餘年，巍然獨存，就私人藏書史而言，實是絕無僅有，而『四庫全書』纂修之際之進書固不待言，李鄴嗣選錄『甬上耆舊詩』之能獲見未遑傳世之詩文集，則天一閣之有功於保存文獻，蓋亦不可湮沒者矣。

(四)

『甬上耆舊傳』出於李鄴嗣之手，歷來向無異辭。今再從『傳』中所述試舉數事，增強其說。凡此皆鄴嗣自道其先人親屬，輩份長幼層序分明，絕非他人所能言及者。『先長清處士傳』云、

「諱迪、字叔迪、更號長清處士、(鄴)嗣之五世祖也。家自二世祖成連先生·四世祖肅齋先生始以經學世其家。」  
又云、

「吾鄉以詩學世其家、若楊氏……張氏……吾家自長清(李迪)·櫟軒(李端)、『耆舊詩』卷五)·棟塘(李正華)、『耆舊詩』卷十六)諸先生四世而後顯、至今三百年、子孫尚能傳其業不衰。」

案鄴嗣街李氏出宋忠襄公顯忠後。李顯忠本陝西青澗人。初南歸，奇節最著，而忠勇絕人。紹興間屢立大功，為中興名將，官至太尉。數破金兵，幾復河南之地，為邵宏淵牽掣致敗，李鄴嗣所謂「復國讐、數為當軸所阻、以忠被黜」者是矣。及其薨，南方俱思之、為立祠、鄴亦有之。及宋國事大壞、顯忠諸孫避地多散處、有曾孫曰守真。守真曰、鄴人奉嘗我先人、我其居鄴。時在宋祥興間(一二七八—一二七九)、是李氏居鄴之始。<sup>(49)</sup>茲據李鄴嗣『李氏家傳』列其居鄴以後世系、則一世李守真、二世李敬譽、三世李茂山、四世李鼎、五世李迪、六世李端、七世李正華、八世李循義、九世李生成、十世李德升、十一世李桐。李桐子曰文胤、即鄴嗣、則是第十二世矣。

「二世祖成連先生」即李敬譽、又稱仲連先生、自念先世本宋室大臣、恥復自屈、始以治經為業、教授其家。

四世李鼎·五世李迪復傳經、治詩古文詞。李鼎博學有詩名、然『耆舊詩』卷十六僅錄其五律『雨歎』一首、蓋傳世不多所致。然則李氏詩學或應以長清處士而始盛矣。六世李端既工詩、又通經博學、郡太守重其名、請為鄉校五經師。至於李正華、則少傳大父家學、又工於詩、「水到門前三派合、山來簷下六峯前」一聯、文徵明為大書鐫於李家門石。<sup>(50)</sup>凡此皆非李鄴嗣所不能言者也。

李鄴嗣又稱「吾家既世授經、所從交遊復俱里中宿老、故所傳『哭長清處士』詩、每得名作。」<sup>(51)</sup>今試舉一二章、以饗讀者。周祐云、

「長清李處士、鄉國足稱賢。舊德崔門重、遺經伏氏傳。韭蔬四座客、烟草兩湖仙。今日嗟何在、山庭宿雨寒。」

宋恢云、

「垂白傳經鄧水東、曾聞人譽重和雍。天衢終嘆蒲輪杳、雲壑長哀總帳空。耆舊一時堪補傳、老成百世自流風。獨憐帳下諸生在、徒對高堂哭馬融。」<sup>(52)</sup>

俱足傳也。

李氏世系既如上文所述、則敘傳標題若卷四『先長清處士』(李迪)·卷五『先櫟軒先生』(李端)·卷十一『先侍御六峯先生』(李循義)·卷十三『太子太保先少峯先生』(李生威)·卷十六『先肅齋先生』(李鼎)、一見即知非李鄴嗣所不能言者。又卷七『參政張白齋先生琦傳』云、

「余少從家乘讀諸先輩贈先棟塘先生詩、惟喜張白齋先生琦一絕句。」

案棟塘先生即李正華、字本素、鄴嗣七世祖也。張琦贈詩、茲錄於後。

「棟塘仙凡在人間、野氣春陰水一灣。小艇不量輕與重、晚來撐出載青山。」

李鄴嗣稱其詩「發源忠孝、俱本于性情之正、無愧風雅。至其為興為比、吐咀山川、驅使雲鳥草木與一時詞人絕不同。」『耆舊詩』選錄三百二十八首、讀之信然。

『耆舊傳』間或提及李氏旁親舊戚事、此亦非李鄴嗣莫能道也。卷二十五『先太保忠毅公櫟傳』云、

「字長孺、號茂嶼、先曾大父保公（李生威）有孫七人、公（李櫟）為長、先儀部公（李桐）最少。」  
案李生威有子三人、長為諸生、尚大略、不善治生產、媳復喪、少亦早卒。凡此所生皆中子李德昇并其所生、伯季兩家都養、門無異烟。其長兄之長子即李櫟、得德昇之教養、遂登進士為大行、而德昇之次子李桐即鄴嗣之父也。是李生威諸孫七人、李櫟最長、李桐最少。<sup>(53)</sup>其稱李桐為「先公」者、唯李鄴嗣一人而已。

又卷二十三『蔡子行先生學用傳』云、

「（蔡學用）既絕意仕進、唯與故人先賓父·楊伯翼（承鯤）·聞隱鱗（龍）諸先生論詩過從、不聞風雨、諸先生俱兄事之。」

同卷『豐正元先生越人傳』云、

「（豐越人）所深知惟沈嘉則（明臣）·楊伯翼·先賓父數先生。」

案「賓父」即李生寅、號陽谷、於鄴嗣為曾大父行。子德豐、字子年、『耆舊詩』卷十七『布政使張公淵傳』所稱「公（張淵）所著『一舫齋集』、為吾家子年先生所定、故其詩絕工。」而『壽張魯客先生六十序』所稱「余（李鄴嗣）錄世廟以來名公卿七家詩、君家方伯纓泉（張淵）在第四。而公所著『一舫齋集』、經先子年先生裁定、故其詩最淹潤、足傳者多」<sup>(54)</sup>是矣。又卷二十三『李思菴先生德豐傳』云、

「先生（李德豐）於先大父（李德升）稱少弟、執禮甚恭。往來尺牘尚存數十。讀書太白樓、醉後大書陶公飲酒詩贈先公（李桐）、筆力奇放、俱藏於家。」

要非親聞親見如李鄴嗣者、豈能言及此乎。聞龍傳與李生寅·德豐父子同見卷二十三、楊承鯤見卷二十二、沈明臣則見卷二十一、敬請參看、茲不俱敘。

(五)

上文據李氏親屬世系重新確認『耆舊傳』之必出於李鄴嗣之手、如此則傳中述及『耆舊詩』選錄之詩篇及其編撰之內容、若『詩』·『傳』非同出一人之手、絕難巧合一致。其能吻合如一、隨聲應響者、足為李鄴嗣編著『耆舊詩』提供確切不移之證據矣。『耆舊傳』卷一『小序』云、

「甬上文獻至宋而始盛、凡中進士者六百九人、位至執政者十八人。今所錄僅二十四家、唯樓宣獻公（鑰）得其選集、薛氏有世編、故錄之為詳……。」

同卷『丞相魏郡鄭忠定王清之傳』亦云、

「宋南渡後、吾鄉位至執政者十八人、其詩存者絕少……今得列此卷僅二人。樓宣獻詩以未見其全集、所錄十七首。鄭忠定（清之）詩為舊乘所載、所錄五首。嗟夫、詩文在世、其傳與不傳亦天也。」

案『耆舊詩』卷二所錄共二十四家。位至執政者僅樓鑰·鄭清之一人。樓詩所錄十七首、鄭詩五首、『傳』·『詩』所敘正合。

『耆舊傳』卷三『小序』云、

「大德（一二九七—一三〇七）至大（一三〇八—一三一一）間、以袁文清公（桷）為制作手。馬易之以從學來居甬上、遂稱江南一絕、此亦一奇也。今合所錄十二家為一卷。」

案『耆舊詩』卷三收鄭芳叔·袁桷·袁衷·薛同孫·薛觀·鄭覺民·薛宗簡·袁士元·馬易之·薛明道·徐本原

·文質、共十二家、與敘傳所述一致。

馬易之世居唐回鶻部、後為南陽人。以鄭覺民師法甚嚴、乃齋糧從遊門下、得傳其學、遂卜居於鄆。易之以詩名、與會稽韓與玉(能書)·金華王子充(善古文)同至京師、時稱為江南三絕。

『耆舊詩』卷四選錄薦紳鄭真·薛敬·王敬中·錢安·薛服耘·謝瑾·黃潤玉·董琳·周序九人及布衣李本·李悌謙·謝矩·楊範·李迪·張愷六人詩、與同卷敘傳『小序』所稱「至洪建(洪武1368—1398, 建文1399—1402)以來、薦紳則有鄭教授(真)而下九人、布衣則有至孝李先生(本)而下六人」正合。其非出於同一人之手、何能巧合一至於此乎。

『耆舊傳』卷八『小序』云、

「至成弘(成化1465—1487, 弘治1488—1504)之間、楊文懿(守陳)·屠簡肅(僑)·張文定(邦奇)諸公俱上卿宿老、身擅斯文、余亦稱為四明九先生。合鈔其詩為一卷、以鳴其盛。」

案同卷『耆舊詩』所錄、除『小序』所言楊·屠·張三家、另有楊守陞·李堂·王應鵬·屠大山·戴鰲·張時徹六家、即所謂合鈔四明九先生為一卷之意也。又「太淑人金氏文貞」、則以母從子之例<sup>55</sup>、附於其子王應鵬之後、不在九先生之列也。

樓鑰·鄭清之·張琦所錄詩篇、『傳』·『詩』所敘正合、已如上述。其他仍不乏其例、茲請列舉於後。卷四『參政王公敬中傳』云、

「子同(王敬中)有詩名、遺艸失傳、今所存七律二首、亦略見音格云。」

案『耆舊詩』所錄僅三首、皆七律。

同卷『按察使謝先生瑾傳』云、

「余按兩家（沈愷·戴南江）所述吾鄉詩源，一以鄭千之（真）為舉首，一以謝廷蘭（瑾）為舉首。鄭先生家學淵源，蔚然作者，余已選其全集錄冠此卷。及讀謝先生傳，意其負才氣，歷落自許，詞賦流傳，為當代巨公所重，而諸選家僅錄一首，意殊不滿……今既錄其七言七首，他若……並奇句也。」

案『耆舊詩』卷四首錄鄭真、李鄴嗣稱「錄冠此卷」是矣。又所錄謝瑾詩『金山寺』·『長淮』·『梧江』·『汾西縣』·『歸牧』·『羅江神祠』·『黃陵廟』七篇皆七言律體。

卷五『兵部員外郎嚴公端傳』云、

「時稱公（嚴端）為詩奇俊脫俗，更妙于體物，而今傳者甚少，幸錄其一詩，稍見風概。吉人之詞，雖少而彌重也。」

又卷三十『董文學世登傳』云、

「遺詩數卷，藏于家，被火失傳，僅從詩括中錄得一首，為惋惜久之。」

案『耆舊詩』所錄嚴端詩「湖海當年已倦游，風波無地可藏舟。何如今日城西寺，半醉花茵臥石頭。」（『游福德菴』）七絕一篇而已。董世登亦唯『千丈巖』五律一首，聊見其詩風而已。是『詩』·『傳』若合符節，其非同出李鄴嗣之手，何能臻於此乎。

卷十三『知吉安府陳公本深傳』云、

「先六峯先生（李循義）以御使按江右，至吉安，特脩祭拜公（陳本深）祠下，為文具述公治狀，故嗣（李鄴嗣）傳公得較詳。……余既作公傳，近更從陳氏家乘錄得公詩二首，文翁·召父復有文章，真竹帛之光也。」

案李循義為鄴嗣八世祖，所述之事與自稱之詞非李鄴嗣所不能言者，而同卷『耆舊詩』所錄陳本深詩五古七律各一篇，『詩』·『傳』一致又可知矣。

又案文翁少好學，通春秋。景帝末，官蜀郡守，大興教化。至武帝時，乃令郡國皆立學校官，自文翁為之始。『蒙求』所謂「文翁興學」是矣。又召信臣為南陽太守，好為民興利，吏民親愛之，號之曰「召父」。文·召二人皆有善政於民，其事俱見『漢書·循吏傳』。

陳本深守吉安，大起學舍，立忠節祠，築堤捍水，復諸廢。郡中無事，益疎闊法網，與民休息。及特勅還鄉，送舟聯數十里，帆檣相接。李鄴嗣喻之為文翁·召父也。

卷二十九『全公子大震傳』云、

「余始選甬上耆舊詩、因憶二何（全大震）諸作、從里中偏索其遺草……久之、乃自其從弟完白所得二何存集十帙之四。急發而讀之、見其詩文襍鈔畧無去取……乃特為洗硯正席、取四帙中詩審定之、唯存其本色蒼健者三十首、其餘刪抹至盡。」

李鄴嗣自道選錄『甬上耆舊詩』、前已言及。是此卷所錄全大震詩三十首、正與傳中所述相合、絕非偶然。全大震平日詩文既不能自慎擇、即訟詞·要曲·詈僕·罵鬼·俳謔漫語無不錄、幾使老氣盡掩。今鄴嗣慎加擇選、力去其必不可傳者、然後此老身後精響始大白於天下、而鄴嗣編著里中耆舊遺草之苦心蓋可想見矣。

卷二十九『戎文學玠傳』云、

「字孟常、為諸生、常與家兄戒菴（李文純）同入西川、舟行所歷奇山水俱有詩、晨夕唱酬、工力悉敵、其文足照蜀中。今相去數十年、孟常墓栢已老、戒菴亦為八十公矣、因出蜀游草一卷、余為錄存之、得十一首。」

案『耆舊詩』錄戎玠詩十一首、與傳中所述正合。李文純字姬伯、鄴嗣伯父李櫛之長子、長鄴嗣二十三歲、鄴嗣稱之為「同堂長兄」。文純於五言近體最稱意得、嘗自言「吾詩當左拍（孟）郊肩、右挹（賈）島袖、元和（八〇六一—八二〇）寶曆（八二五—八二七）間有以位我」<sup>(57)</sup>。蓋可想見其詩風韻格。李鄴嗣則稱其詩「體兼衆妙」、

而「幽異處可方孟東野（郊）、而奇麗處則可比李義山（商隱）。既兩言而定，他日以此編附『甬上耆舊傳』以傳於世無疑也。」鄴嗣撰「此編」——『戒庵先生詩集序』在一六八〇年，時李文純年八十三<sup>58</sup>，尚健在於世，是有「他日」云云之言。

『蜀游草』當是戎玠·李文純二人同入西川時唱和之作，數十年之後，尚存文純之手，一使亡友遺稿重見天日，戎玠亦可謂幸矣。

卷二十九『吳山人士璋傳』云、

「余錄笨子（吳士璋）荔品詩至十首、其餘奇句甚多、更為標出……」

案『耆舊詩』所選荔品詩皆七言律、其「百咏」或亦如是。『荔品』之外、尚有三十一篇、皆五七言近體、當自其游草『文江詩選』錄出、蓋鄴嗣所見笨子詩僅此二種、又稱聞其他著作甚多、而苦覓不得見。今亦不知尚存人間否。

卷三十『陳山人大魯傳』云、

「字穎叔……精于史學。嘗上取羲皇、迄于元、論斷其事、盡為有韻之文、名曰『詩史』。聞其卷帙甚多、吾友陳子遜所藏僅首卷、為錄二篇于此、亦足徵其史學矣。」

案所錄『黃帝』·『巢父許由』五古二篇皆論古之作、『詩』·『傳』一致、不我欺也。

其他「余嘗手錄先生詩七十一首」（卷九『布政陸石溪先生銓』）·「余既錄詩十三首」（卷十一『參議楊后江先生言傳』）·「余錄其不甚拗僻者得二十首」（卷二十九『孫山人儀傳』）俱與『耆舊詩』選錄之篇數正相吻合、益可証實『詩』·『傳』皆出李鄴嗣之手。李鄴嗣『戒庵先生詩集序』開首即言「余撰甬上耆舊傳、附錄其詩。」四庫館臣或未能一見及此、致生無端紛爭、惜哉、惜哉。況此序撰於李鄴嗣去世之年、視之為最終遺言、而澄清三百

年來疑案、不亦可乎。『甬上耆舊詩』行世後，李鄴嗣嘗有一書答漂陽周二安、自述「僕……亦嘗集甬上人物、起越大夫種·漢大里黃公、以及（明）神（宗）熹（宗）之末二千年間諸先賢俱加論載、為『甬上耆舊傳』、併錄其詩。<sup>(59)</sup>」夫子自道、言之鑿鑿、據此確認「詩」·「傳」皆出李鄴嗣之手、夫復何疑哉。

注

- (1) 見圖①。
- (2) 見桃山學院大學『國際文化論集』第二十一號。二〇〇〇年三月。
- (3) 見『黃宗羲全集』第十冊『南雷詩文集』（上）。沈善洪主編、吳光執行主編。浙江古籍出版社、一九八七年。
- (4) 詳見後文第二章。
- (5) 見楊家駱『四庫全書大辭典』。北京中國書店、一九八七年。
- (6) 一九七六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(7) 一九八八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(8) 全祖望輯『讀甬上耆舊詩』卷五十三。民國六年七年四明文獻社據靈蕤館謝氏藏本排印。所見凡有二本、一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、一在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。國學保存會亦嘗排印、收於『國粹叢書』、今藏臺北中央圖書館。該館另藏有舊鈔本一百四十卷十六冊（參見『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』增訂二版第三冊、一九八六年）、卷數·編次與排印本不同、參見注(2)。
- (9) 見詹海雲校注『鮚埼亭集』外編。臺北國立編譯館主編·出版。
- (10) 載張壽輔輯刊『四明叢書』第一集『杲堂詩文鈔』卷首。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。案『西京節義傳』、清初開雕、全祖望為之題辭。然閱歲三百、傳佚不見。清光緒間、郭傳璞得其『傳論』二卷、刻入『金甌山館叢書』、並改「西京」為「西漢」。己丑一九四九年、馮貞羣於李翼鵬茂才處得杲堂未刻稿、中有『傳論』二首為刻本所遺。復取『續甬上耆舊詩』所錄、校其同異、刊於『四明叢書』第八集（見馮貞羣『西漢節義傳論序』）。一九五五年、饒宗頤「深

- 慨李傳之失傳、乃發憤補撰、」凡李杲堂「西漢節義傳」原書所載人物、悉據史傳輯錄。至全祖望題詞、暨翁元圻「困學紀聞箋」所補人名、亦為撰傳。其他「後漢書」·「華陽國志」·「高士傳」、尚有節士逸民、為上列諸書所未及者、亦為補入、成「西漢反抗王氏者列傳」五卷（見「選堂集林·史林」上冊。一九八二年中華書局香港分局）。
- (11) 見李鄴嗣「祭高員外文」(『杲堂詩文鈔』卷六)。
- (12) 見李鄴嗣「甬上耆舊詩序」(『四明叢書』第八集「杲堂文續鈔」卷二)。案其書本四十卷、後十卷未刊、久而亡佚、詳見後文。今文淵閣本存三十卷、凡得選家三百八十又三人(附入八人、誤入二人並計數在內)、見拙編「甬上耆舊詩人名字號及其著述表」(桃山學院大學「國際文化論集」第三十七号)。
- (13) 見「春霽病起四首」其二(『杲堂詩鈔』卷六)。
- (14) 同注(13)。
- (15) 「杲堂文續鈔」卷二。
- (16) 「續甬上耆舊詩」卷八十四。
- (17) 「杲堂文續鈔」卷一。
- (18) 案李鄴嗣「祭胡侍御文」稱「惟余與公(胡文學、少而同學。余始十二、公年十八。)(『杲堂文鈔』卷六)是胡文學長李鄴嗣六歲可知矣。李既生於一六二二年、則胡應生於一六一六年、享年六十。
- (19) 見「樗菴存稿」卷二(『四明叢書』第一集)。
- (20) 案此書寫本·印本繁多、卷數·編次不一、詳見「續甬上耆舊詩集考略」(張美翊審定、馮貞羣編次)。嚴寶善「全樹山續甬上耆舊詩·國朝耆舊詩稿本及鈔本」(『販書經眼錄』卷八)並可參看。今此所用者據靈蕙館謝駿德本為主、復以鎮亭山房陸廷敷·伏跌宕馮貞羣二本參校、凡一百二十卷。卷首目錄後、梁秉年戊午(一九一八年)季冬月識語云、「吾鄉全紹衣(祖望)先生以湘東碩學任一代文獻之重、是編輯於晚年、係續杲堂李氏「耆舊集」而作。自隆(慶)萬(曆)迄明季得詩八十卷、國朝順(治)康(熙)間得詩四十卷、總凡六百家、選錄古今體詩一萬五千九百餘首。」

- (21) 見『杲堂文續鈔』卷二。
- (22) 見『杲堂文鈔』卷六。
- (23) 見『牧齋有學集』(錢仲聯標校本、一九九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)卷十八『卓去病全集序』及卷三十二『卓去病先生墓誌銘』。
- (24) 見『卓有枚墓誌銘』。
- (25) 同注(24)。
- (26) 見『杲堂文續鈔』卷二。
- (27) 見徐鳳垣『杲堂詩鈔』卷首『序』。
- (28) 見『杲堂文鈔』卷一。
- (29) 參見李鄴嗣『孝廉萬先生墓碣銘』(『杲堂文鈔』卷六)、黃宗羲『萬悔菴先生墓誌銘』(『南雷詩文集』(上))。
- (30) 張壽鏞錄入『四明叢書』第七集。
- (31) 見『四明叢書』第四集。
- (32) 參見葉銘『廣印人傳』卷十三、馮承輝『國朝印識』卷一。
- (33) 見李鄴嗣『賣文艸自序』(『杲堂文鈔』卷二)。
- (34) 見『御李集序』(『杲堂文鈔』卷二)。
- (35) 見全祖望『東洲遺老李鄴嗣傳』(『續甬上耆舊詩』卷五十三)。案鄧惲臨別而去、乃喟然謂鄭敬曰、「天生俊士、以為人也。鳥獸不可與同羣、子從我為伊(尹)呂(尚)乎。將為巢(父)許(由)、而父老堯舜乎。」敬曰、「初從生步重華(舜)於南野(蒼梧)、謂來歸為(赤)松子、今幸得全軀樹類、還奉墳墓、盡學問道、雖不從政、施之有政、是亦為政也。」蓋惲志在從政、敬則清志高世、光武連徵不到。事見『後漢書』卷二十九。李賢注云、「樹類、謂有胤嗣。」又「是亦為政」下云、「論語(為政篇)孔子之言也。言隱遁好道、在家孝悌、亦從政之義也。」
- (36) 見『續甬上耆舊詩』卷八十四。

- (37) 見『祭胡侍御文』（『杲堂文鈔』卷六）
- (38) 見『杲堂詩鈔』卷六。
- (39) 同注(36)
- (40) 見『適可軒詩集序』（『杲堂文續鈔』卷一）。
- (41) 見『甬上耆舊傳』卷十七。案傳中魏雲松作「魏松雲」者蓋是筆誤，今遽為改正。
- (42) 見楊鍾義『雪橋詩話』三集卷八。揭侯斯（一二七四—一三四四），字曼碩，龍興富州（今江西豐城）人。少處窮約，平生清儉。學藝淵博，而能以和靜致治。善楷書·行·草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《唐陸東之文賦》卷後有其至元四年（一三三八年）楷書題跋，連款識七行，摒却鉛華，力崇簡穆，為一時合作（參見『故宮書畫錄』增訂本卷一）。
- (43) 見『黃宗羲全集』第十冊『南雷詩文集』（上）。
- (44) 見『十二朝東華錄』。台北文海出版社，一九六三年。
- (45) 即清宮大內之文淵閣、圓明園之文源閣、奉天之文溯閣、熱河之文津閣、揚州之文匯閣、鎮江之文宗閣、杭州之文瀾閣。
- (46) 參見駱兆平『天一閣藏書和書目』。載入劉家璧編『中國圖書史資料集』，香港龍門書店，一九七四年。
- (47) 見陳登原『天一閣藏書考』。台北古亭書屋，一九七〇年。
- 案天一閣藏書既極浙東之盛，范欽從子范大徹數從借觀，范欽不時應，大徹拂然，益遍搜海內異書秘本，不惜重資購之充其家。凡得一種，知為天一閣所未有，輒具酒茗佳設迎范欽至其家，以所得書置几上。范欽取閱之，默然而去。大徹之嗜奇相尚可知，而天一閣之禁遏政策亦可知矣。又李鄴嗣家與范大徹世有姻，及選耆舊詩，往從其家借書，雖殘失過甚，尚有存者云云。以上俱見『耆舊傳』卷二十七。
- (48) 瞿氏之不私其藏，凡有四端。一、編有精善之藏書志，俾世人即目以求。二、有欲觀珍秘者，許入樓參閱。三、珍善孤本，或自行摹刻，或借人影印，冀廣流傳。四、慮宋刻元槧不克盡行重印，而世之欲睹其本者，徵訪莫由，因擇尤印為書影，使人人得鼎一臠。（喬衍琯『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讀後記』。見瞿啓甲所輯『書影』卷首。台北廣

文書局、一九七〇年)。又上海商務印館輯印『四部叢刊』、其底本借自鐵琴銅劍樓者、凡八十種。詳見藍文欽『鐵琴銅劍樓藏書研究』第四章第四節(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、一九八四年)。

(49) 見『李氏家傳』傳首第一。『杲堂文續鈔』附錄。

(50) 見『甬上耆舊詩』卷十六李正華『草堂遣興答見贈諸公』詩後編著者案語。

(51) 見『先長清處士傳』。

(52) 周·宋二詩俱見『耆舊詩』卷五。

(53) 參見『贈大司馬前司理少峯公傳』及『贈文林郎前參軍二麓公傳』(二傳皆載於『李氏家傳』正傳第四)。

(54) 見『杲堂文續鈔』卷二。

(55) 李鄴嗣選錄閨秀詩首創「三從之義」、若『耆舊詩』卷八王大淑人金文貞附王應鵬、是以母從子也。卷十陳恭人董氏附陳東、則以婦從夫也。卷十九屠瑤瑟附屠隆、以女從父也。

(56) 『杲堂文鈔』卷三『壽戒菴先生七十序』云、「歲戊申(一六六八年)二月、同堂長兄戒菴(李文純)先生年七十。」又云、「即某(鄴嗣自稱)齒最後、去先生(李文純)二十三年。」李鄴嗣既生於壬戌一六二二年、則李文純應生於己亥一五九九年。又『戒菴先生生藏銘』序云、「吾(李文純)年七十有六、日暮可期。」銘文末稱「甲寅孟冬、歲月併敘。」甲寅一六七四年、年七十有六、愈見李文純之必生於一五九九年矣。

(57) 見『戒菴先生生藏銘』序(『杲堂文鈔』卷五)。銘文又錄入『杲堂文續鈔』卷四、題作『戒庵藏須銘』。

(58) 李鄴嗣『戒庵先生詩集序』云、「今歲先生(李文純)八十三、復手輯其詩三冊。」又『譽樵先生集序』云、「余集世說詩有曰、士衡(陸機)住東頭、士龍(陸雲)住西頭。一為家戒庵先生(李文純)、與余居同宅、年八十三。

一為家譽樵先生(李文續)、所居曰薛蘿巷、年七十五。」(以上二文俱見『杲堂文續鈔』卷一)唯二文皆未署明年月。若以注(56)李文純生於一五九九年為據、則其八十三歲應在辛酉一六八一年。然李鄴嗣卒於庚申一六八〇年十一月八日、不應有辛酉為今歲之言。案李鄴嗣『壽三兄原博先生七十家讌序』云、「今歲己未、三兄原博先生年七十。」又云、「前歲大兄戒菴先生(李文純)年八十、去歲二兄克振先生年七十、今先生(原博)復年七十。」(見『杲堂文續鈔』

卷二）己未一六七九年之前歲即丁巳一六七七年、以虛歲計數、李文純時年七十九、然李鄴嗣已稱之為「年八十」。  
據此計數、則李文純年八十三、應在庚申一六八〇年矣。

(59) 見『杲堂文續鈔』卷三。

提要

『甬上耆舊傳』をはじめ、李鄴嗣自身の著述（『杲堂詩文鈔』・『杲堂文續鈔』）や同時代の黃宗羲・萬允誠の証言、さらに同郷の後輩の論述などを駆使して、『甬上耆舊詩』三十卷の編著について新たに考証し、『耆舊詩』と『耆舊傳』とともに李鄴嗣の手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をつきとめた。『甬上耆舊詩』は『四庫全書』に収められ、『監察御史胡文學編』と題されてから三百年來の誤ちを全面的に訂正するものである。

なお文末に附した図①図②は『文淵閣四庫全書』景印本より、故宮文淵閣前景は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』より、『續甬上耆舊詩』謝氏藏本は詹海雲氏の『全祖望《鮚埼亭集》校注』より、天一閣の扁額や前景などは西島愼一氏の撮影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。ここに誌して御礼申し上げ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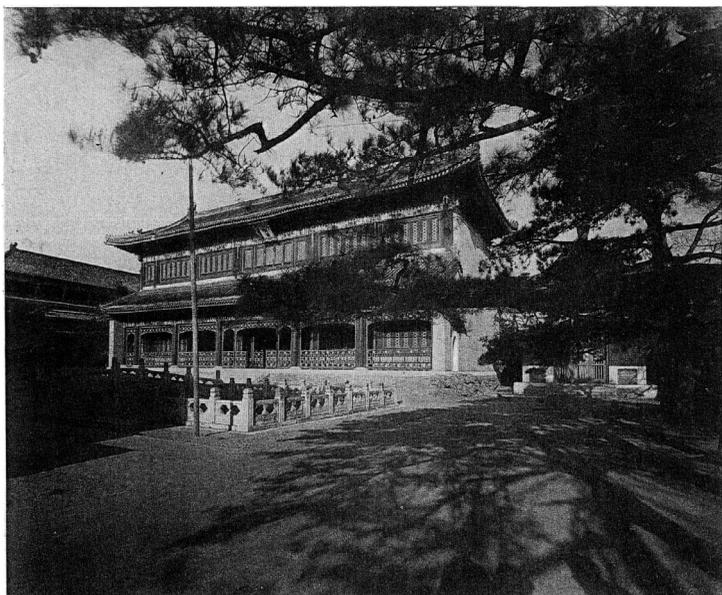
欽定四庫全書	集部八
甬上者舊詩	總集類
提要	
臣等謹案甬上者舊詩三十卷	
國朝胡文學輯而其友人李鄴嗣為之敘傳者	
也文學字道南鄞嗣號景堂俱鄞縣人輯明	
州詩文者宋有鄞江集已失傳王應麟四明	
文獻集亦多漏畧至明宋士弘之四明雅集	
二十家戴鰲之續集六十家張時徹之四明	
風雅一百二十家于作者採綴稍廣而源流	
未備鄞嗣嘗撰甬上者舊傳紀其鄉先哲行	
事頗詳文學因即其傳中之人搜錄遺詩論	
定編次而各以原傳系之始自周文種漢大	
黃公終於明季諸家凡四百三十人得詩三	
十餘首本四十卷甫授梓而文學即世其子	
德邁因以前三十卷先行之每卷之首俱	

圖 (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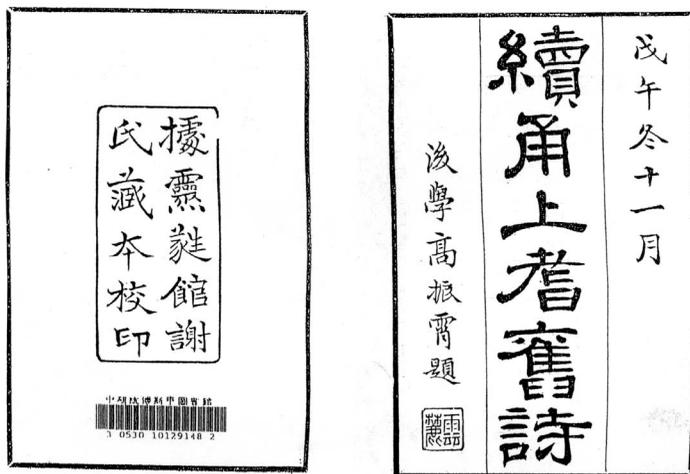
欽定四庫全書	
甬上者舊詩	
提要	
有小序畧依其才品名位高下為次使各以	
類從而不盡以時代為斷于支派極為詳晰	
中如宋袁爽之絮齋集袁甫之蒙齋集亡佚	
已久今始得于永樂大典中哀集成編文學	
等固宜目所未睹至樓鑰攻媿全集尚有遺	
本流傳而僅據其選集鈔存亦為披羅未至	
然其體例精審于部居州次之中寓論世知	
人之義徵文考獻條理秩然固非世之弔名	
悅俗瓦礫雜陳者所得而相比矣乾隆四十	
四年三月恭校上	
總纂官 臣 紀昀 陸錫熊 孫士毅	
總校官 臣 陸 費 樞	

圖 (2)

『甬上耆舊詩』編著考



故宮文淵閣前景



靈蕤館謝氏藏本《續甬上耆舊詩》  
(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)



天一閣前景



天一閣前景



天一閣扁額



天一閣後景

## On the Editorship of “Yongshang Qijiu shi”

Kousaku HAYASHI

On investigating historical evidence, the books “*Yongshang Qijiu shi*” and “*Yongshang Qijiu Zhuan*” were both written and edited by Li Ye Si and, since the “*Siku Quangshu*”, mistakes throughout the Chinese academies have been completely corrected.